

莊子集釋

埽葉山房石印

莊子集釋卷十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雜篇說劍第三十釋文以事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釋文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其國衰敵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文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秦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喜劍

許紀反夾門郭李音協好之下呼報反厭文昭曰今書作不厭盧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

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疏惺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

大賢當能止劍也釋文惺苦回反太子名俞樾曰惠文王之募音慕又說王如字解也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

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

賢哲聖明故所以贈予金以充從車之幣帛也釋文與使所使以幣從才用反一本作以幣從者盧文昭莊子

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

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抹額也短後之衣

釋文上說如字又始蓬步公反本頭蓬頭謂著兜鍪突鬢必刀反司馬本作垂冠將欲關

傾曼胡纓謂纓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為便於瞋目赤夷赤語難如字難難也勇士憤

利也又乃且反既起而語為乃說大音悅下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者內無懼釋文與見通

反下劍見王脫一本本作說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釋文千里不留行司馬云十

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俞樾曰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

矣而劍鋒不銖所謂行以秋冬是也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

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夫為劍者亦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疏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王曰夫子休就

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疏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疏敦斷也試陳劔士

勝疏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敦如字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劔相擊斷也一音

劣疏用劔相擊斷也耶風詩箋王事敦敦敦猶投擲也魯頌詩箋敦商之旅敦治也敦劔即

治劔之意說文敦怒也一曰誰何也誰何猶言莫我何亦即兩相比較之意兩相比較故

也莊子白望之久矣疏企望日久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疏御用

莊實可擊釋御杖直亮所奉司馬本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為

鋒齊岱為鏐疏鏐劔端也鏐刀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釋燕音谿燕谿地名石

城外在塞鏐五各反司馬云劔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鏐疏鏐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

釋文鏐音淫三蒼云徒感反劔口也徐徒南反韓魏為夾疏夾趙之西故以為把也釋文為

夾古協反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銑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疏順四時以生德釋文裹以音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渤海滄洲也常山北岳也造制以五行論以刑德疏五行金木水

德德化也以此五行疏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釋文

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疏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釋文

行以秋冬疏隨天道以御羣生疏此劔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疏夫以道為劔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此天子

莊子集釋卷十

二 埽葉山房石印

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釋文芒然莫剛反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錐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

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

字內無敵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疏雷霆為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

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天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疏

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釋文肝肺反疏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釋文肝肺反疏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王三環之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慙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釋文而上疏時掌反三環如

又音患繞也聞義而愧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疏恨而致死也釋文服斃疏理世反司馬云忿

羅漁父第三十一釋文以人名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疏緇黑也尼

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惟幕故謂之緇釋

釋

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作介漢書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注分或作介是其證潘又案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溼陽抵襪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杖屨也反走前進釋文杖直亮挈挈女居反司馬鄉而香亮反或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疏曩

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逮釋文緒言猶先言也俞越

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聲教卒用此言助丘不逮釋文緒言猶先言也俞越

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為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竊待侍或

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竊待侍

咳苦代唾反相丘息亮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逮乎

文曰嘻反香其之好下同丘少詩召反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

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疏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

經營子之所以釋文而經子之所以馬云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

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疏陵亦

釋文

正治直吏反下官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疏

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惠也疏

者也王念孫曰路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導率天下之人以羸路也音

義相近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導率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不屬音

長少遇長同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

也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釋文不勝音升行不下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

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疏陪臣不忠范茅不貢春秋盟釋文工技其

反盧文昭曰貢職職或春秋後倫朝覲不及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

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疏攘除

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釋文不飭音救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

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相卿相而擅

羣物乃更釋文不泰本又作大音同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摠摠摠徐救佐反後同八疵紀知之摠李云謂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疏強

忠言人不米希意道言謂之諂疏導達其言斯諂也釋文道言音導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諛苟且順物不簡好言人之惡謂之讒疏聞人之過析交離親謂之賊疏人有親情交故

斯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
釋文稱譽

害也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
釋文稱譽

餘以敗補遺惡人下同之慝他得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疏善惡也
釋文稱譽

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釋文善否又方九反兩容頗適善惡皆容顏貌調此

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說之人也釋文善否又方九反兩容頗適善惡皆容顏貌調此

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疏是以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

臣佐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

釋文以挂音卦別也之叨吐刀反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疏陵人謂之貪也見過不更

聞諫愈甚謂之很疏有過不改聞諫釋文很胡懇反書謚法篇慶藩桑說文很言不聽從也逸周

很遂過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此四

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止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疏愀然憂竦貌也罹遭也丘無

此疑釋文能去起呂愀然在九反又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

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

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格門徒伺察同異之

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臨其僥倖適

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聖執和臺釋文難語魚據反下同本或作悟

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誨人於矯天性近於不免也盧文昭曰今書作難悟

愈數音不離力智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謹慎形體修守真性

則物我俱全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不能脩其身而求之孔子愀然疏自錄

故無患累也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

不能動於人也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

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

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釋文故强其文

同歡樂音洛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

一其迹矣疏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此覆釋前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此覆釋前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

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

俗疏故不拘求於俗禮也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釋文祿祿

如字又音錄謂形見為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慶藩案祿司馬本惜哉子之蚤湛於人

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 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

釋文

蚤音早字亦作早

湛下同

孔子又再

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

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達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

釋文

過也

謂得過失也過或作遇慶藩案釋文過或

而比

如字謂親見比

客曰吾聞之可與

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

疏 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

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乃刺船而去延緣

葦間

疏 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止蘆

釋文

乃刺

反亦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

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

疏

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

釋文

波定

李云謂戰如波也柴謂船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

其威也萬乘之主子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父杖桴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

疏

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

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子重方外之道子

路是方內之人故致

釋文

旁車

步浪

萬乘

繩證反

驚疑旁車而問也

釋文

旁車

步浪

萬乘

繩證反

倨

伏軾而數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聞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

湛著禮義時

鄙拙故凭釋文湛湛或作其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

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直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疏

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識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

此釋文下人遐嫁反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

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注此篇言無江

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宜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

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疏田從也庶眾也夫道生

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或逆而失者則死而釋文而聞音閑蟬如竟反

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耶列禦寇第三十二釋文以人名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

淺中路而還適達釋文瞀人音茂又音務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疏欲往何方問其所以中塗

反意釋文奚方李云方曰吾驚焉疏自覺已非驚懼而釋文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已即遠

感作威說今言音義作見人感曰惡乎驚疏重問禦寇於何釋文惡乎音曰吾嘗食於十

已即遠道故驚也此似有脫誤曰惡乎驚疏事迹而起驚心釋文惡乎音曰吾嘗食於十

餐注賣漿之家釋文十餐子祥反本亦作漿司馬云而五餐先饋注言其敬已疏饋饋遠也

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釋文五餐先饋饋道也謂十家中

皆先饋伯昏瞿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更問驚由曰夫內誠不解注外自矜飾疏自

進於已伯昏瞿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更問驚由曰夫內誠不解注外自矜飾疏自

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釋文不解音蟹司形謀成光注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形謀

物所敬是以驚而歸徒協反郭云便辟成光司馬云形謀於便辟以外鎮人心注其內實不足以服物疏

也釋文貴老謂重禦寇而整其所患注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疏整亂也未能混

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使人輕乎貴老注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驚

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輕釋文而整子兮反亂也盧文昭曰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

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注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釋文為食音贏盈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

馳尊貴不釋文萬乘反繩證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亦宜乎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成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

疏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文而效如字本又作伯昏瞿人曰善哉觀乎疏喪嘉其自覺故歎善哉女處已人將保女

矣注苟不道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

文保女司馬云保附也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

益者釋文无幾反居宣伯昏督人北面而立教杖感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疏杖豈也以

其言說倚立閒釋文敦杖音頓司馬感之反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暨乎門

曰先生既來曾發藥乎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樂寇聞師久立不言而歸於是疎疏杖豈也以

開發藥石遺棄遺還識釋文賓者本亦作債同必刃跣而先典暨乎其器發藥如字司馬

心欽渴有此固請也釋文賓者反謂通客之人刃跣而先典反暨乎其器發藥如字司馬

置也慶藩案發司馬作廢發廢古同聲通用字爾雅廢稅舍也方言發稅舍車也是發

與廢同漢書貨殖傳子貢發廢史記扁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疏已止

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皆其例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疏已止

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輟光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

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慶藩案保汝謂依汝也僊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保依也史

記周本紀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

司馬訓保為附附亦依也王逸注上諫曰依保也疏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

保汝也注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疏顯通於外故為人保之末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注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

後應不勞預出釋文而焉反於度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注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

異端先物施惠釋文而焉反於度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注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

也疏性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釋文搖而本才一本才作性郭象注必將有感

則與本性動也感者人心所感之又出於感人心之心爾雅又无謂也疏者又非道德之謂

釋詁搖作也搖而本才謂舍其本心之自然而作而致之疏類唯事浮辭細巧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注細巧人人為小言疏類唯事浮辭細巧

也疏類唯事浮辭細巧

之言佞媚於人盡為鵠釋文小言言不入道人毒故曰小言人毒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孰誰

此迷塗無能覺無能悟釋文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

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家世父曰釋文引王云孰誰也孰誰相親

受也疑莊子本旨在此親愛之意說文孰食餘也孰食曰孰假借為詳審之義漢書本紀

察之顏師古注孰審也言莫之覺悟而終不自審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飽食而教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教遊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

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釋文

而知智食而飽一本本作教遊又作遊五汎若反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呻吟

之謂釋文緩也司馬云呻吟謂吟詠學問之聲也裴氏地名崔云之地崔本作之地蛇

茶種也盧文弨祇三年而緩為儒祇適也疏呻吟詠讀也裴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

曰宋本茶字空祇三年而緩為儒疏祇適也疏呻吟詠讀也裴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

弟成於釋文河潤九里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使緩弟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注翟緩

墨教也釋文河潤九里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使緩弟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注翟緩

弟名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各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十年而

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注緩怒其父

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

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闕何不也秋柏勁木也父既助程而緩

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之甚化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為

秋柏之木釋文闕胡嘗視其良已化為秋柏之實良或作垠冢也此說近之垠猶墻也墻垠本

而生實也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垠冢也俞樾曰釋文曰

疊韻字應帝王篇以處墻垠之野是也故墻亦得謂之垠管子度地篇郭外為之土闕開

與垠同外物篇胞有重閭郭而見反賢遍令墨反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注自此以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

性而已宜為之哉造物者自無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

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程有彼故使彼注彼有彼性故使習彼性故成墨若率

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性素無學終不成也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注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

豈唯墨翟庶物皆然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

其倫也疏言緩自恃於己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注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

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

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

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事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掉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喻

釋文
相粹

才骨反言穿井之人為已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途之粹一音子晦反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

也而況有道者乎

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
迷觀
以緩
為之

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其功耶
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耶

不知音智注同家世父曰彼故使彼者儒
墨也有儒墨矣因而有儒墨之辯立夫儒

墨之名所以使之辯也既成乎儒墨之辯則責其同己者而賤其異己者因其親也亦賤之執其異而忘其受於天陞之同也知儒墨之為德以自是其德謂之不知德所

謂德者而可之然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
道者更無論矣故曰
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為學父本或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注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

者也故刑戮及之

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

釋子

仍自而證反本聖人安其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

也

物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

之故所以眾人安其

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故

所以為眾人也。疏學已所不能安其所。

不妄也 不妄其素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疏

像此

斯絕
釋文
道易
以歧
知而不

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人也疏妙悟元道無法

言可言

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古之

人而不仁

客天也。未嘗用言以引物也。應其

言

而巳復古真人知道之士

畢文口佳音

如字
朱平曼學晉龍人
支離盤單千金之家
三年支成而无所用其巧

無復人懷
所用其巧

来文知照

智應不當也

久江江邑久龍方之嘉立

注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姓朱名汧號姓支離名益彈盡也罄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
伏膺三歲其道方成技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